

永无
坦途
吴冠中
自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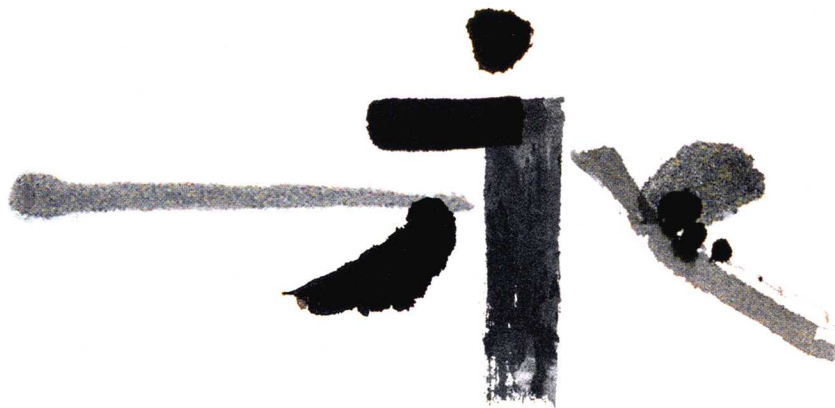
No Royal Road to Success—Autobiography of Wu Guanzhong

吴冠中
◎ 著

WU GUANZHONG

CBS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

永无坦途 *No Royal Road to Success* 吴冠中自述 *Autobiography of Wu Guanzhong*

吴冠中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永无坦途: 吴冠中自述 / 吴冠中著; 吴可雨, 柳刚永编.
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356-7209-4
I. ①永… II. ①吴… ②吴… ③柳… III. ①吴冠中
(1919—2010) —自传 IV. ①K825.7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4085 号

永无坦途

吴冠中自述

No Royal Road to Success Autobiography of Wu Guanzhong



出版人: 李小山

著者: 吴冠中

编者: 吴可雨 柳刚永

策划: 熊英

责任编辑: 林广平 戴宇 张抱朴

装帧设计: 戴宇

责任校对: 徐盾 王玉蓉

出版发行: 湖南美术出版社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草厂村南)

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张: 22.5

版次: 2015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56-7209-4

定价: 68.00元

目送飞鸿（自序） 吴冠中

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孟子这样^我说，但天却未必降我以大任。耄耋之年，看到出版了自己的全集，手抚沧桑，辛、辣、酸、甜，遍尝世间苦辣。

年轻时任性，弄工程而投身艺海，苦海波涛连天，且无救生船，能奋力自救者寥寥。一度沉溺故国传统，一度拜倒西方现代艺术，两家门下躬身轮来，却不愿当地上地下之走狗，一味竭力探索属于自己之所爱所思，自己的脚印造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轨迹，每一个脚印都印得深深的。

继承传统，在传统的^{基础}上创新；中西两结合，中学为^体，西学为^用；中西要拉开距离……^嘈嘈切切杂着杂说，自相矛盾，自我标榜的噪声震耳，却听不到真正的琵琶与箫声。

我于是对画技之老调陈花报日甚反感，技与艺原来隔着思想的海洋，我想搬家，搬出画室，寻个诗与文的邻居。

中西两结合，源于情之亲近，异性相吸，事出必然，如彼此并不相爱，甚至相憎，便谈不上兼容与结合。至于如何结合，变幻无穷，纯属创造行为，且得失败则来矣。

推翻成见是知识分子的天然，创造新意境、新审美，更是艺术家的身家性命，亦即对后人的全部贡献。

夕阳晚风，留下这套画集，目送飞鸿。

2006年。

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孟子这样对我说，但天却未必降我以大任。耄耋之年，看到出版了自己的全集，手抚沧桑，辛、辣、酸、甜，遍尝世间苦乐。

年轻任性，弃工程而投身艺海，苦海波涛连天，且无救生船，能奋力自救者寥寥。一度沉湎故国传统，一度拜倒西方现代艺术，两家门下转轮来，却不愿当地上地下之走狗，一味竭力探寻属于自己的所爱所思，自己的脚印连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轨迹，每一个脚印都踩得深深的……

——《吴冠中全集》自序《目送飞鸿》节选

上
编

自述 01

第一章 我的苦瓜家园 03

我的父亲母亲 05 / 苦瓜藤上结苦瓜 10 / 两个舅舅 11 / 叔叔与婶婶 13 / 庙会·万花筒 14 /
渔船·黄雀·芦苇荡·芦帘 15 / 缪祖尧老师 19 / 楝树港 21 /

第二章 茅草窝里要出笋 23

私立吴氏小学 25 / 鹅山小学 28 / 茅草窝里要出笋 31 / 渔船摇向无锡去 41 /

第三章 青春期的草木都开花 35

青年感情如野马——从工专转入艺专 45 / 我和朱德群 47 / 乱画嘛 50 / 我的启蒙老师潘天寿 52 /
杭州艺专的旗帜——吴大羽 53 / 初恋 56 / 木头 (model) 也是人 60 / 大红袍 63 / 画了个大麻子 65 /
沙坪坝学法文 66 / 一见钟情 67 / 洞房花烛 金榜题名 69 / 海外游学札记 72 / 公费留学到巴黎 75 /
致吴大羽信 77 / 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 83 / 巴黎学生生活的一天 85 / 种到故乡的土里去 87 /
爱情的力量 90 / 归国 91 /

第四章 风雨独行人 93

故园的阴影 95 / 北京居 97 / 董希文荐我入中央美院 99 / 列宾是谁? 102 / “偏差”和“照顾” 104 /
找不到路,找不到桥——改行画风景 113 / “老子天下第一”——离开中央美院 115 / 风雨独行人 117 /
艺术家将来都穷 119 / 我是工人阶级了! 120 / 回归文艺领域——北京艺术学院 121 / 外出写生 125 /
双燕飞去,乡情依然 130 / 风筝不断线 133 / 真情实意卫天霖 136 / 陋室原是会贤堂 138 /
1965年朱家屯下乡“四清”犯肝炎 140 / “文革”来了,一家五口六处 142 / 粪筐画家 143 /
速度中的画境 147 / 重归会贤堂 148 / 《长江万里图》 149 / 偷画码头 150 / “脏饰” 151 /
误入崂山 153 / 致邹德依信 155 /

第五章 在夕照中创新 159

地动山摇笔未停 161 / 正值东风送喜讯 163 / 云南行 164 / 伟大, 伟大——1979 年长沙绘《韶山》166 / 养在深闺人未识——发现张家界 167 / 巴山春雪与形式美之争 169 / 高昌故国与阿勒泰的白桦林 171 / 重出国门, 巴黎再会朱德群 173 / 搬入劲松七区 176 / 白色的小巷 181 / 印度国家美术馆中国油画展 182 / 香港艺术中心吴冠中回顾展 184 / 重画巴黎 187 / 1989 年, 美国两月 191 / 老虎高原 193 / 夕照看裸体 194 / 香港绘旧街 197 / 年龄飞升, 看寰宇块垒 198 / 偷画与千里鹅毛 202 / 大英博物馆与林布朗对展 204 / 我想展画于巴黎 208 / 《北京雪》与《北国风光》210 / 假画与炮打司令部 212 / 一画之法 214 / 最后一次油画野外写生 219 / 吴冠中艺术展 221 / 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 222 / 我自己成了蛋白基因 224 / 汉字春秋 226 / 写生维多利亚港 227 / 送盲 229 / 我负丹青! 丹青负我! 231 /

下
编

文选 237

第一章 魂寓何处 239

1946 年公费留法试卷 249 / 绘画的形式美 252 / 内容决定形式? 258 / 关于抽象美 263 / 风筝不断线——创作笔记 267 / 笔墨等于零 270 / 三方净土转轮来: 灰、白、黑 272 / 魂寓何处——美术中的民族气息杂谈 274 / 何处是归程——现代艺术倾向印象谈 277 /

第二章 雨雪霏霏总相忆 289

寂寞耕耘六十年——怀念林风眠老师 291 / 形象突破观念——潘天寿老师的启示 298 / 吴大羽——被遗忘、被发现的星 300 / 魂与胆——李可染绘画的独创性 306 / 朴实的灵魂 斑斓的色彩——悼念老油画家卫天霖老师 312 / 剪不断, 五十年——记与朱德群、熊秉明的情谊 314 /

第三章 手抚沧桑 317

黄金万两付官司 319 / 毁画 328 / 他和她 331 / 他和她 (续) 342 /

上
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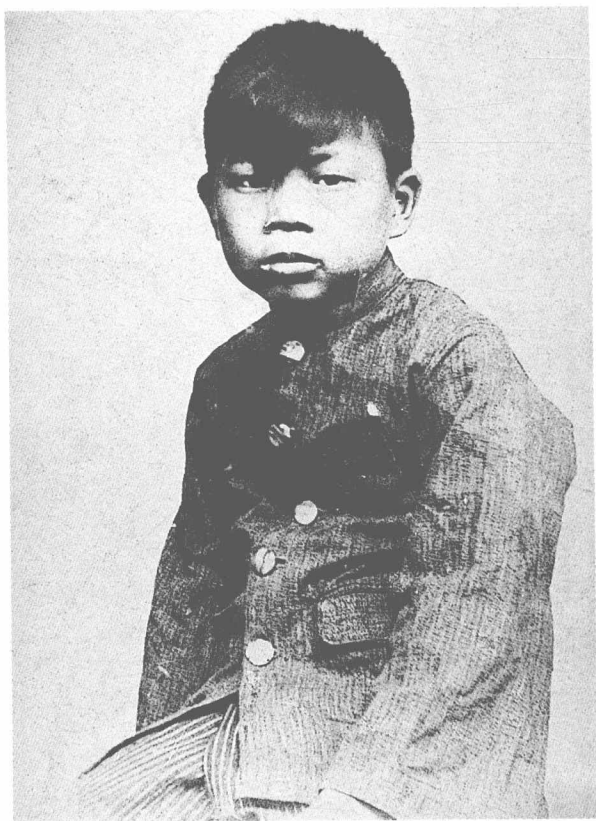
自

Autobiography

述

第一章

我的苦瓜家园

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 亲

1919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，地地道道的农村，典型的鱼米之乡。河道纵横，水田、桑园、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。春天，桃红柳绿。

厚地植桑麻，我的家乡种着大片大片的桑园，用以养蚕。当桑叶嫩绿的季节，小路上的行人都被淹没在绿色的波浪中。

熟悉的桑园，我曾经常常钻进去采桑椹，捉蟋蟀；亲切的水牛，我也曾放过牛，骑过牛背，看着这牲口大堆拉屎，哗哗撒尿。虽也有雪亮眼睛乌黑头发的漂亮姑娘，但我童年故乡的女孩却是黄毛丫头居多，也许是由于营养不良吧。

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，父亲也种田，兼当乡村小学教员。家里平常吃白米饭，穿布衣裳，生活过得去，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，我家很寒酸，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，又可算小康之家了。

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，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，带了米在船上做饭，晚上就睡在船里，不花饭钱和旅店钱。仅有一次，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，夜半我被臭虫咬醒，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，父亲心痛极了，叫来茶房（客栈服务员），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，茶房说没办法，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房间。父亲动心了，想下决心加钱，但我坚持不换，年纪虽小，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。他平时节省到

极点，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，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，只剩下后半夜，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。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，也久久地感染了我，影响了我。

配合父亲的节俭，母亲也勤俭持家，她爱干净，衣服洗得勤，而且什么都要自己提到河边去洗，洗得彻底。虽然家里经济很拮据，但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也总是布衣暖，菜饭饱。

父亲忙学校的事，忙种田的事，忙祠堂里的事，因他是吴氏宗祠的会计。后来母亲病倒，他又要忙烧饭洗衣了。他在家做家务便围上母亲用的围裙，有时门外突然有人来找，呼喊“吴先生”或“大先生”（他是老大），他首先匆忙解掉围裙，然后出门见客。他是村上少有的识字先生，学堂里的老师，是头面人物，围着女人烧饭用的围裙太失体面。

我童年的家墙面是灰白色的，大门两旁各有一个安放马灯的壁龛，就像两只眼睛，老远就盯着我，它认识我，我也认识它。

半个世纪流失了，老屋早已拆除，父亲的坟早湮没于荒草或庄稼丛中，他的儿女天各一方，有时会怀念他。他的孙子，孙子的孩子们不再知道他，乡里的孩子们也不再知道他。但，就是他，受吴氏宗祠的委托，在村里首创私立吴氏小学。最初的私立吴氏小学今天已发展成一千余师生规模的中心小学，我用他的名义在小学里设立了教学奖励基金，作为纪念，忘却的纪念或永远的纪念。

母 亲

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当然是媒妁之言，包办婚姻，爱情未曾显现，却经常吵架。他们共同生活一辈子，合力同心只为了养活一群子女，而且也怀有望子成龙的奢望。

这虚幻的龙，显然就是我这个长子，因我入小学后学习成绩经常名列第一。

我的母亲是大家闺秀，换句话说，出身于地主家庭。但她是文盲，缠过小脚，后来中途不缠了，于是她的脚半大不小，当时被称为改良脚。

富家女母亲却下嫁了穷后生，即我的父亲。其实我的父亲也识字不多，兼种地，但与只能干农活的乡里人比，他显得优越而能干，乡里人都称他先生。听母亲说，是我的外公，即她的父亲做主选定的女婿。

我不知道外公，但外公抱过童年的我，说我的耳朵大，将来有出息。外公选

穷女婿，看来他是一位开明人士，他的两个儿子，即我的舅舅，各分了大量田产，一个抽大烟，一个做生意，后来都破落了。

我对母亲的最早记忆是吃她的奶，我是长子，她特别偏爱，亲自喂奶喂到四岁多。以后她连续生孩子，自己没有了奶，只能找奶妈，我是她唯一自己喂奶的儿子，所以特别宠爱，宠爱而至偏爱，在弟妹群中我地位突出，但她毫不在乎弟妹们的不满或邻里的批评。她固执，一向自以为是，从不掩饰她自己的好恶，而且标榜自己的好恶。

母亲性子急，事事要求称心如意，因此经常挑剔父亲，发脾气。父亲特别节省，买布料什物总是刚刚够数，决不富余，母亲便骂他穷鬼，穷鬼。父亲说幸好她不识字，如识了字便了不得。但他们从来没动手打架，相安度日。

我幼小的时候，父亲到无锡玉祁乡镇小学教书，只寒暑假回来，母亲独自操持家务，那时她三十来岁吧，现在想起来，她的青春是在寂寞中流逝了的，但没有一点绯闻。绯闻，在农村也时有所闻，母亲以她大家闺秀的出身对绯闻极鄙视。父亲刻苦老实，更谈不上拈花惹草，父母是一对诚信的苦夫妻，但没有显现爱情，他们志同道合，为一群儿女做牛马。四五十岁吧，他们就不在一个房睡觉了，他们没有品尝过亚当夏娃的人生，他们像是月下老人试放的两只风筝。

母亲选的衣料总很好看，她善于搭配颜色。姑嫂妯娌们做新衣听她的主意，表姐们出嫁前住到我们家由母亲教绣花。她利用各色零碎毛线给我织过一件杂色的毛衣，织了拆，拆了织，经过无数次编织，终于织成了别致美观的毛衣，我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用尽心思的一种艺术制作。她确有审美天赋，她是文盲，却非美盲。父亲只求实效，不讲究好看不好看，他没有母亲那双审美的慧眼。

但是母亲生育太多了，我是长子，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，三个妹妹，还有两个妹妹很小就夭折了。母亲一向难产，她实在怕生孩子，也曾用地法打过两次胎，死去活来，从此身体一直非常坏，长年地病。

她长年卧病，不断服汤药，我经常帮忙解开一包包的中药，对那些死虫枯根之类的草药起先觉得好玩，逐渐感到厌恶。后来医生要用童便，母亲便喝弟弟的尿。

因为母亲的病，父亲便不再去无锡教书，他在家围起母亲的围裙洗菜、做饭、

喂猪，当门外来人有事高叫“吴先生！”时，他匆促解下围裙以“先生”的身份出门见客。

母亲年轻时就闹失眠，而父亲的头一碰到枕头便能入睡，他不了解也不同情失眠之苦，甚至嘲笑母亲的失眠。我从中年以后就患失眠，愈老症愈重，最是人生之大苦，我同情我那可怜的母亲，上天又偏不让我继承父亲健康的神经。

她头痛，总在太阳穴贴着黑色圆形的膏药，很难看，虽这模样了，她洗衣服时仍要求洗得非常非常干净。因离河岸近，洗任何小物件她都要到河里漂得清清爽爽。家家安置一个水缸，到河里担水倒入水缸作为家用水。暑假回家，我看父亲太苦，便偷着替他到河里担水，母亲见了大叫：“啊哟哟！快放下扁担，别让人笑话！”我说没关系，但她哭了，我只好放下扁担。

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母亲头上。

日军侵华，抗战开始。日军的刺刀并没有吓晕母亲，致命的，是她失去了儿子。我随杭州艺专内迁，经江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至重庆，家乡沦陷，从此断了音信。母亲急坏了，她认为我必死无疑，她曾几次要投河、上吊，儿子已死，她不活了。别人劝，无效，后来有人说，如冠中日后回来，你已死，将急死冠中。这一简单的道理，解开了农村妇女一个扣死的情结。她于是苦等，不再寻死，她完全会像王宝钏那样等十八年寒窑。她等了十年，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，并且带回了未婚妻，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欢欣。

接着，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发榜，我被录取了，真是天大的喜讯，父亲将发榜的报纸天天带在身上，遇见识字的人便拿出来炫耀。母亲说，这是靠她陆家（她名陆培芽）的福分，凭父亲那穷鬼家族决生不出这样有出息的儿子来。我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留学生出国前讲习会，其间，乡下佬父亲和母亲特意到南京看我，他们风光了。那时我正闹胃病，兴高采烈的母亲见到我脸色发黄，便大惊失色：全南京城里没有这么黄的脸色！她几乎哭了，叫我买白金（麦精）、鱼肝油吃，当时正流行鱼肝油，她也居然听说了。

山盟海誓的爱情，我于临出国前几个月结了婚，妻怀孕了。我漂洋过海，妻便住到我的老家。她是母亲眼中的公主，说这个媳妇真漂亮，到任何场合都比不

掉了(意思是总是第一)。母亲不让妻下厨做羹汤,小姑们对她十分亲热,不称嫂子,称琴姐。不远的镇上医院有妇产科,但母亲坚决要陪妻赶去常州县医院分娩,因这样,坐轮船多次往返折腾,胎位移动不正了,结果分娩时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,这时父亲才敢怨母亲的主观武断。小孙子的出生令母亲得意忘形,她说果然是个男孩,如是丫头,赶到常州去生个丫头,太丢面子,会被全村笑话。她尤其兴奋的是孩子同我初生时一模一样。

三年,粗茶淡饭的三年,兵荒马乱的三年(解放战争期间),但对母亲却是最幸福的三年,她日日守着专宠的儿媳和掌上明珠的孙子。别人背后说她对待儿孙太偏心,她是满不在乎的,只感到家里太穷,对不住湖南来的媳妇。她平时爱与人聊天,嗓门越说越高,自己不能控制。她同父亲吵架也是她的嗓门压过父亲的,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,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。妻看得明明白白,她对全家人很谦让,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,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,希望有一日,我能归来。

我回来了,偕妻儿定居北京,生活条件并不好,工作中更多苦恼,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。陪她参观了故宫、北海、颐和园……她回乡后对人讲北京时,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了。她住不惯北京,黄沙弥漫,大杂院里用水不便,无法洗澡,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,她看不下去,决定回到僻静的老家,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,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,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。她曾第二次来北京,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回故乡找奶妈,皇帝的家已看过,她不留恋北京。

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,我们几乎失落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,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。儿不嫌娘丑,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是丑,在娘的怀里,看不清娘的面目。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,人人夸奖,但晚年白内障几近失明,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,令人担心。我的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,使她重见天地,延续了生命。

父亲早已逝世,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,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祥林嫂,而她的未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。

苦 瓜 藤 上 结 苦 瓜

我童年认知的苦是穷。我家有十来亩水田，比之富户是穷户，但比之更穷之户又可勉强接近当时当地的小康之家，只因成群的孩子日渐长大，生活愈来愈困难。

我家的牛、猪和茅厕挤在一起，上厕甚臭，我常常到田边去撒尿，父亲对此倒并不禁止，只是说尿要撒在自家田里，那是肥。

我家也养着鸡，五六只。天黑了，鸡们自己回家进入窝里，于是提着灯去数鸡的数目，会不会少了一只，然后关上鸡窝的门，防黄鼠狼。这照例是我的活，我也乐意抢着做。

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，钻进去采桑椹吃，一面捉蚱蜢。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，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，其间新芽点点，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。

养蚕期间家里焚香，不让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，说是蚕有蚕神，须小心翼翼地侍候。蚕大眠了，不再吃叶，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，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。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，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，近看是稻草秆的丛林。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，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，春蚕至死丝方尽，个个乐于作茧自缚。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，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，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。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，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。